

带本著作去旅行

陈定学

前几年,网络上流行了一封很火的辞职信: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。”对于世界,《华严经》曾有一个微观表述:“一花一世界”。而在读了我的老师武歆的《抵达故事的发生地 行走中的文学课》后,我对世界又有了新的认识,那就是“一书一世界”。

佛语中的“一花一世界”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柯利特的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含义相同,都可以用“一书一世界”来诠释。看书和看世界就有了相互联系,那就是:看世界从一本书开始和看一本书从了解作者的世界开始。老

师在这本书里,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:在旅行中阅读。同样也提出了全新的旅游方式:在阅读中旅行。他在书中写道:“要深入了解作家的作品,必须前往作家的故乡,哪怕就是在作家故乡土地上站一站,嗅一下清风、踩一下土地,看看作家生前生活的原貌、写作的氛围,都能在他作品的缝隙中拥有更加深刻的体味。”

对于行走,书里也提出了观点:“行走,也是阅读,也是写作;是更广阔的阅读,更宽广的写作。”在行走中阅读,在行走中创作。边行走边考察,边考察边行走。这

就是行走的意义。

行走,严格意义来讲也是旅游。旅游不是去玩,不是去凑人头蹭热闹,也不是网上说的“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去看别人呆腻的地方”,有上述想法的网友,建议多读读老师的这本书。所有旅行都是有故事的,带着故事去旅游,如同带着一本名著去旅行,你得一字一句去品去读,比如所有的树都是向上长的,所有的房子都是供人居住的,所有的街道都是让人行走的……从相同中看到不同,那旅行才有味。书后还附录了旅行清单,有计划旅行的人或者有选择阅读的人一定要看看

这份清单,它会让你的旅途更有质量,让你的阅读更有分量。

这本书不仅仅介绍了旅行与作家、作品的“考古”过程,更是一本有关文学的课堂。

我是一个受情绪影响波动比较大缺乏坚持的人,拿笔想把自己的痛苦写出来,可在写作中,如果作品不能发表,我又会失去信心,变得慵懒、颓废,甚至会放弃。如果有和我一样的朋友,不妨也来看看这本书,它能让你增加信心,更能给你指出一条写作的明路……

这本书容量很大,提到了很多作家和作品,也提到了很多地方,不一定要跟着老师的脚步行走,但他绝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阅读、旅游、写作的思路和方法。这就是这本书的世界,为我们打开的新世界。

得的知音,那个夜半难眠的时候,可以随时电话骚扰的朋友,一定得珍惜。

真正幸福的人,并不是已得到了想拥有的一切,而是珍惜自己已拥有的。生命只有一次,它既是脆弱的,也是坚强的,生命既是短暂的,也是永恒的。让我们都来珍惜生命的价值,热爱并发展我们独特的生命,用爱与坚强去谱写一曲生命的赞歌。

假如给我三天光明

程晓萍

在她87年无光、无声、无语的生命岁月里,充满了对有光、有声、有语生活的渴望,她用爱和微笑告诉人们,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书的最后一章,海伦写了这样一段:“有时我会想:假如明天我就会死去,怎样好好地对待今天才是最佳的活法”,这句话语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

失去了才知珍贵,错过了方知可惜。人为什么总要等到失去才后悔莫及呢!世界赋予我们许多美好,你是否想过,某一天,你拥有一切情感甚至生命都将失去,你是否会感叹生命的短暂与脆弱,而后悔没有好好珍惜拥有的一切呢?

其实幸福就在我们身边。一定要懂得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,珍惜现在,珍惜生命中赋予我们的一切……我们遇到托付一生的那个人,拥有生命中最深切的慰藉与最坚实的依靠,这爱值得用

近读现当代文史掌故大家、“补白大王”郑逸梅的《花果小品》,此书乃郑先生所写有关花果的文章集子,曾于1935年出版。书中有《向日葵》一篇,有云:“向日葵……能随日光以移转。如日之东升,则花向东;正午日居中天,则花仰承直上;夕阳西下,葵亦西向以送之。或曰:无知之植物,尚且如此,无怪今世亲日媚日甚至降日附日者之多,为之一叹。”由此看来,以“向日葵”比喻亲日之人,在当时,至少在苏沪间是较为人熟知的比喻。

钱锺书的暗讽

梅柏刚

读此,不禁想到钱锺书先生在小说《猫》中,有句讽刺陆伯麟的话:“陆伯麟,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……除掉向日葵以外,天下怕没有像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。”《猫》写于上世纪40年代初,小说人物陆伯麟所影射的便是周作人。当时,钱锺书身居上海,对“向日葵”这个比喻应该早有听闻,故此,钱先生在写陆伯麟这个小说人物时,便顺手将之借用于自己小说人物的塑造,加上妙笔渲染,读来令人印象深刻。

豆腐用于奢宴和家常

许振东

在《西游记》中,吃人是所有妖怪的共性,而为了迷惑或引诱玄奘,豆腐则成了必需的饵料。

第七十六回,狮驼山的妖怪设“调虎离山”,要把玄奘师徒隔断开,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,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:“要三十个会煮煮的,与他些精米、细面、竹笋、茶芽、香蕈、蘑菇、豆腐、面筋,着他二十里,或三十里,搭下窝铺,安排茶饭,管待唐僧。”第八十二回,在陷空山无底洞,那个耗子精奢望与玄奘成婚,专门摆下素果素菜的

筵席来进行哄劝,其中写道:“蔬菜更时新:豆腐、面筋、木耳、鲜笋、蘑菇、香蕈、山药、黄精。石花菜、黄花菜,青油煎炒;扁豆角、豇豆角,熟酱调成。”内中,豆腐仍然是主要的一种。第七十二回,写到盘丝洞的妖精,找不到豆腐,还把剃的人脑煎做豆腐块片进行假骗,窘得玄奘连说不敢吃。

作为全书的结尾,经过九九八十一难,玄奘终于带领几个徒弟取回真经,从西方圣境重返东土大唐。太宗皇帝亲设国宴隆重款待玄奘

一行,内中的饭食虽不乏珍馐美味,但也有今天人们常见的普通之物。其中写道:“异香馥郁,奇品新鲜。琥珀杯,琉璃盏,镶金点翠;黄金盘,白玉碗,嵌锦花缠。烂煮蔓菁,糖浇香芋。蘑菇甜美,海菜清奇。几次添来姜辣笋,数番办上蜜调葵。面筋椿树叶,木耳豆腐皮……几盘素品还犹可,数种奇稀果夺魁。”在豪奢饕餮之间,仍能见到家常清淡的风味。

此外,在第九十七回,孙悟空从狱中逃向寇员外家,在月光下,发现一个做豆腐的人家,一个老头儿在烧火,妈妈在挤浆。第五十六回,孙悟空把强盗的脑浆打出,称是“一棍子打出豆腐来”;第六十一回,“三调芭蕉扇”之时,猪八戒曾说出俗语:

“大海里翻了豆腐船,汤里来,水里去”。这些例子,更广程度地说明豆腐一物在当时社会存在的普遍性。

豆腐一词在通俗文学中的出现,远早于《西游记》产生的明代中期。如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在《西厢记》第二折中的一段“叨叨令”曲词即写:“浮沙羹、宽片粉添些杂糅,酸黄韭、烂豆腐休调羹……”

今天我们常见并经常食用的豆腐,在《西游记》中多有所见,其实在元明清三代通俗文学作品中亦可常见到,是体现作品时代社会凡俗生活与特定地域风貌的重要元素。

人文经典

《西游记》中俗食之二

《初读流沙河》选文之一

笔名(一)

龚明德

巨卷《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》1988年1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,编者是很认真的学者,但第577页“流沙河”条目却等于没有内容,照录如下。

流沙河(1931.11.11.—)四川金堂人

原名:余勋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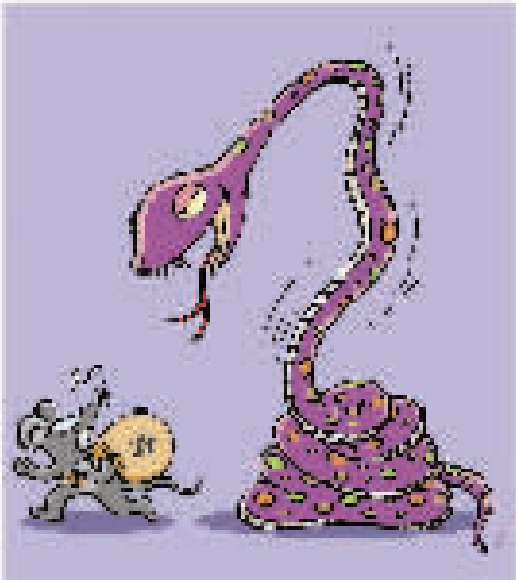
卒年现在可以补入“2019.11.23.”,但“原名”余勋坦这位“文学作者”除传世笔名“流沙河”外还用过哪些笔名呢?弄清楚这个小小问题其作用倒是不小,比如编印出版《流沙河全集》、撰写详尽的《流沙河年谱》和《流沙河著译编目》就离不开这个小工程全面准确的成果。

流沙河1957年7月6日的私人记录:“今天下午近3点到宝鸡,……找旅馆……住下,填姓名是‘刘绍和’。”这个“刘绍和”可视为流沙河的“曾用名”。曾用名不是笔名,下面说一说流沙河发表文章时用过的笔名。

从流沙河自述中得知他的传世笔名最初想用的并不是“流沙河”,而是“流沙”,后来因为发现已经有人用过这个笔名,于是增补一个“河”字成“流沙河”。那时他尚未读过《西游记》,不知道此“流沙河”是恶水之名。可参看本书(《初读流沙河》,编者注)《“笑谈”章克标》文中,引用的流沙河的一封书信中的述说。

上文所讲流沙河因为发现有人用过“流沙”,这个笔名,这个“有人”是谁呢?使用某一个笔名,很难是唯一的,多人使用过同一个笔名,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常态。这个被流沙河放弃了笔名“流沙”,不是1926年在《沉钟》杂志上发表著译作品的“流沙”,而是生于1921年卒于2015年的陈

瑞淇。陈瑞淇的父母是湖北蒲圻人,他自己出生于北京。已知这位陈瑞淇用“流沙”笔名从1942年到1949年在《战时文艺》《文艺先锋》《新文学》《文艺春秋》《诗创造》《文艺工作》等杂志发表一批新诗。但是很奇怪,很难查到已出版的该时段文学家辞典上有“流沙”这个传世笔名。只在1996年10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十卷本《中国现代经典诗库》第十卷读到流沙的五首诗,写得颇具时代特色,语言功底也可以。除了“流沙”,陈瑞淇还有一个笔名就是“蒲圻”,可见他对原籍故里的怀念。查阅我的日记,陪流沙河去湖北十堰的1999年5月9日晚,在火车车厢中流沙河应我这请求,谈了他这个传世笔名来由。我的日记上这样载曰:“谈到流沙河的传世笔名,他说‘最初的笔名是流沙,后来读《七月》,发现上面有一个年纪大的流沙。人家先叫这个名字,我图省事,就加了一个河字’。”流沙河那时已年近七十,他凭印象如此讲,其实胡风编的《七月》上没有发表过署名“流沙”的诗作品。



●格言画

杨树山 画

欲望是无止境的,贪婪是无底洞。

——苏格拉底